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疏義會通綱領

圖說上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盛嘉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錄監生臣潘大紳

經部三

詩經疏義會通

詩類

提要

臣等謹案詩經疏義會通二十卷元朱公遷撰公遷字克升樂平人江西通志載其至正間為處州學正何英後序則稱以特恩授教官得正金華郡庠二說互異考樂平縣志載公遷以至正辛巳領浙江鄉試教婺州改處

州然則英序舉其始通志要其終耳是書為發明朱子集傳而作如注有疏故曰疏義其後同里王逢及逢之門人何英又采衆說以補之逢所補題曰輯録英所補題曰增釋雖遞相附益其宗旨一也其說墨守朱子不踰尺寸而亦間有所辨証如卷耳篇内朱子誤用毛傳舊說以崔嵬為土山戴石公遷則引爾雅說文明其當為石戴土又七月之詩朱子

本月令以流火在六月公遷推驗歲差謂公劉時當在五六月之交皆足以補集傳之闕又集傳所引典故一一詳其出處即所引舊說原本不著其名者如衛風之趙子注為趙伯循小雅斯干篇之或曰註為曾氏之類皆一一考訂雖於宏旨無關亦足見其用心不苟也書成於至正丁亥正統甲子英始取遂所授遺稿重加增訂題作詩傳義詳釋發明以

授書林葉氏刊行之而板心又標詩傳會通未喻其故今仍從公遷舊名題曰詩經疏義以不沒其始焉乾隆四十四年三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詩經疏義會通

元 朱公遷 撰

綱領

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輯錄朱子曰按關雎之序其間有統論詩之綱領者數條乃詩大序宜引以冠經首使學者得以考焉又曰大序言之已然亦有不滿人意處又曰或者謂補湊而成亦有此理

○心之所之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輔氏曰此一節言詩之所自出

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

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喜怒憂懼愛惡欲謂之七情形見音現求長也輔氏曰此一節言詠歌舞蹈出於人情之自然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治直吏反樂音洛思息吏反

聲不止於言凡嗟嘆永歌皆是也成文謂其清濁高下疾徐疏平聲數音朔之節相應而和也然情之所感不

同則音之所成亦異矣此一節言詩之邪正係於政教之得失所謂聲音之道與政通也輯錄孔疏云治世之政和順民述其安樂之心作歌故其音亦安樂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安之極也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樂之至也亂世之政乖戾民述其怨怒之心作歌故其音亦怨怒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怨之至也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怨之甚也國將亡民遭困厄哀傷思慕而作歌故其音亦哀以思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哀之甚也睠焉顧之潸焉出涕思之篤也許氏曰治世之人安於居處樂於風化故發為歌聲安舒而樂易聽其聲之安樂則知其世之治究其原則以為政之和平故也亂世之人怨其上之煩苛怒其上之暴虐故發為歌聲怨恨而忿怒聽其音之忿怒則知其世之亂矣求其本則以為政之乖繆於常道故也亡國之人哀其危亡思其愁苦故發為歌聲悲哀而思遠聽其音之哀思則知其國之必

亡矣推其困則以民困窮不堪故也亡國謂國雖存將必亡者也又疏云亂世謂世亂而國存故以世言亡國則國亡而世絕故不言世亂世言政亡國不言政者民困必政暴聚其民困爲甚亂故不言政也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詠之使人有所創艾音刈興起至其和平怨怒之極又足以達於陰陽之氣而致祥召災和平致祥怨怒召災蓋其出於自然而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此一節言詩之用係如此　輯錄創懲也艾治也何休云莫近猶莫過之也通釋曰詠其事之得則可起人善心諷其事之失則可創人

逸志得失於是乎正其入人之深如此者蓋以人心同一理也詠其實而極其和平則達於陰陽而或致祥諷其實而極其怨怒則達乎陰陽而或召災其感動之速如此者亦以天地神人同一氣也詩雖出於人爲而理氣感通則不假人力也達字貼動感字陰陽貼天地鬼神字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輯録輔氏曰武歟指周公爲先王先生曰此無甚害蓋周公行王事制禮樂若此言成王則失其實矣是指風雅頌之正經經常也女正乎内男正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閒

而達乎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為教使人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此一節言聖人推詩之用如此○輯錄彭氏曰陳君舉云夫婦之經者孝敬之成也葢天下之道只從夫婦中出而夫婦之中出只從中正中來以此氣象事親則成孝事君則成敬由是而人倫厚教化美風俗移皆出於詩之功用也○輔氏曰此一節又言文武周公成王以風雅頌之正經為教而后有此效驗始於夫婦父子君臣之三綱而后極於天下之風俗也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

雅六曰頌興虛應反后同

此一條本出於周禮太師之官蓋三百篇之綱領管轄也輯錄輔氏曰風雅頌者三百篇之節奏貫統於是而無所遺故曰綱領賦比興者三百篇之體製實出於是而不能外故曰管轄通釋云詩有六義如網之有綱如衣之有領如車之有管有轄管與錧轄同車轂端鐵也轄與鎋𨊠同車軸頭鐵也四者皆機要之所在也然綱領之用在網與衣之工則風雅頌之比也管轄之用在車之中則賦比興之譬也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輯錄風有風之詩雅有雅之詩頌有頌之詩猶軍法之部伍有一定不易之分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

作風雅頌之體也輯錄朱子曰周禮太師掌六詩以教國子而大序謂之六義蓋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燕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比興所以分者又以其屬詞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彭氏曰李賢良云詩者古之歌曲其聲之曲折氣之高下作詩之始或為風為小雅為大雅為頌風之聲不可以入雅雅之聲不可以入頌不待太師與孔子而后分也風雅頌乃其音而賦比興乃其體也

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是也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是也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兎罝之類是也輯錄朱子曰凡直指其名直敘其事者賦也引物為況者比也本要言其事而

虛用兩句鉤起因而接續者興也又曰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指之事常在言外興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事而其事常在下句又曰說出那箇物事來是興不說出那箇物事是比如南有喬木只是說漢有游女奕奕寢廟君子作之只說箇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皆是興體比體只是從頭比下來不說破興比相近却不同又曰興體不一或借眼前事說起或別將一物說起如唐詩尚有此體如青青河畔草青青水中蒲皆是借彼興起其詞非必有感有見於此物也有將物之所無興起自家之所有有將物之所有興起自家之所無前輩都理會這箇不分明如何說得經本指

蓋衆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太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

輯錄語錄三經是風雅頌是做詩底骨子賦比

興却是裏面横串底都有賦比興故謂三緯今按風雅頌之中各有賦比興蓋緯在經之内也經緯之分如此孔疏云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詞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也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説而直可咏吟以得之矣輯錄節奏應聲音之節謂風雅頌也指歸謂詩之旨意歸趣應興作之體謂賦比興也六者之序以其篇次風固為先而風則有賦比興矣故三者次之而雅頌又次之蓋亦以是三者為之也然比興之中螽斯專於比而綠衣兼於興兎罝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

者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此一節言詩各有體而衆體之中又各有體六者則又凡例也螽斯四句皆是比綠衣則前二句爲比又引起後二句也兎罝以肅肅糾糾相呼而已關雎取摯而有別之意則人與物又相似也輯錄朱子曰比興之中各有兩例興有取所興爲義者則以上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義者則但取一二字相應而已要之上句全虛下句常實則同也比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學者隨文會意可也許氏曰語錄關雎麟趾皆是興而兼比然雖近比其體却只是興且如關關雎鳩本是興起到得下面說窈窕淑女方是入題說實事蓋興是以一箇物事貼一箇物事說上文興而起下文便接說實事如麟之趾下文便接說振振公子一箇對一箇說蓋公本是箇好底人子也好孫也好族人也好譬如麟趾也好定也好角也好比却不入題

如此那一物說便是說實事如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依舊是就螽斯羽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此所以謂之比又曰但比意雖切而却淺興意雖濶而味長有興而不甚長又係人才之高下做得好底拙底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刺之風福鳳反）

風者民俗歌謡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因其聲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於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則在下之人又歌詠其風之所自以譏其上也凡以風刺上者

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此一節言風之為風如此然惟上以風化下一句可兼正變言下以風刺上而後則止可以論變風耳大序此意皆以歸之正風其固未然也輯錄王氏曰主文譎諫有巽入之道故曰風金履祥曰風刺之風只作平聲讀意好 風王者之聲教也又上行下效謂之風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先儒舊說二南二十五篇為正風鹿鳴至菁莪二十

二篇為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為正大雅皆文武成王之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邶至豳十三國為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黄五十八篇為變小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為變大雅皆康昭以後所作故其為詩如此國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國自為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自為俗也然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具於本篇云

此一節又言變之所以變者如此輯錄通釋曰詩人各隨當時政教善惡人事得失而美刺之未嘗

有意於為正為變後人比而觀之遂有正變之分所以正風雅為文武成王時詩變風雅為康昭以後所作而邠風不可以為康昭以後之詩也大抵就各詩論之以美為正以刺為變猶之可也若拘其時世分其篇帙則其可疑者多矣

○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風福鳳反

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匹夫匹婦蓋非一人而序以為專出於國史則誤矣說者欲蓋其失乃云國史紬繹詩人之情性而歌詠之以風其上則不

唯文理不通蓋拖也紬繹推尋亦皆如治絲之尋引其端緒也輔氏曰序云吟咏情性只是言作詩之人令乃云紬繹詩人之情性故以為文理不通又小序中多有陳古刺今之說亦恐因此所謂達於事變懷其舊俗者而失之而考之周禮太史之屬掌書而不掌詩其誦詩以諫乃太師之屬瞽矇之職也輯錄周禮春官太師下大夫二人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教六詩瞽矇掌諷誦詩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太師注疏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為焉命其賢知者為太師教之詩教瞽矇也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瞍以其無目無所覩見則心不移於音聲故不使有目者為之也故春秋傳曰史為書瞽為詩說者之云兩失之矣此一節指作變風變

雅之人而其說之誤如此輯錄朱子曰周禮史官如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其職不過掌書無掌詩者不知明得失之迹干國史甚事周禮禮記中史並不掌詩左傳說自分曉以此見得大序亦未必是聖人做也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動而不失其德則以先王之澤入人者深至是而猶有不忘者也輯錄黄氏曰止乎禮義喜怒哀樂之中節者然此言亦其大槩有如此者其放逸而不止乎禮義者固已多矣此一節專主變風言謂變而不失其正也

而其說之不倫如此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所謂上以風化下此一節又言風之所以為風者如此輯錄王氏曰風之本於人君一人之躬行而其末見於一國之事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形者體而象之之謂小雅皆王政之小事大雅則言王政之大體也此一節言雅之所以為雅者如此而朱子不從其詳見小雅篇端輯錄或

問大序言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謂之風析衛為鄁鄘衛何如朱子曰詩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衛有衛音鄘有鄘音鄁有鄁音政詩有鄘音者謂之鄘有鄁音者謂之鄁若夫大雅小雅則亦如今之商調宮調作歌曲者亦按其腔調而作耳大雅小雅亦古人作樂之體格按大雅體格作大雅按小雅體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詞目為大雅小雅也孔氏曰小雅所陳飲食賓勞燕賜征伐皆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代殷繼代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求賢用士皆大事也詩體既異樂音亦殊至於變雅則由音體有小大而不復由政事之大小矣嚴氏曰以政之小大為二雅之別驗之經而不合竊謂雅之大小特以其體之不同耳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者賦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体也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詠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便會得小雅

興趣謝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雅氣象小雅大雅之別昭昭矣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告古毒反頌皆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歌頌容古字通故其取義如此此一節言頌之所以為頌者如此胖綠嚴氏曰盛德先王先公之德也成功先王先公所以創業垂統而授之子孫者也令也德積而至于配天功積而至于太平作頌者美盛德之形狀歌其成功稱告神明所以報神恩也此解周頌也詩三百皆周詩也魯商頌附焉耳孔疏曰商魯之頌則異於是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生時之功正是死後頌德非以成功告神其體異於周頌也魯頌詠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又與商頌異矣彭氏曰盛德不可見也故美其形容成功不可忘也故告于

神明

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輯錄朱子曰關雎是樂之卒章故曰關雎之亂楚辭亦有亂曰是也自關關雎鳩至鐘鼓樂之皆是亂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所謂四始也詩之所以為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鄒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蓋謂此也此二句總結上文一

國之事以下〇大序言詩之統體最為詳備而其詞有得失學者所宜先講也故首明之以明三百篇之

大音辨錄朱子曰所謂无詩者非謂詩不復作也但謂人可不取耳故康節亦自從刪後更无詩非果无詩蓋三百篇之義可以興觀羣怨正得失動天地厚人倫美教化其音深矣後之所以不及故也

書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夔舜臣名冑子謂天子至卿大夫子弟教之因其德性之美而防其過直寬剛簡德性之美也然過於直則絞急過於寬則柔懦過於剛則虐過於簡則傲樂以和之則无太過之病者也輯錄金履祥曰自直而溫至簡而無傲教冑子之事詩言志至律和聲與樂之事然教冑子亦以樂也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宮最濁而羽極清所以恊歌之上下律謂十二律黄鍾大吕太蔟（音湊）夾鍾姑洗（音既）仲吕甤賓林鍾夷則南吕無射（音亦）應鍾黄最濁而應科清又所以旋相為宮而節其聲之上下（五音已有清濁髙下）

而一音之中又各有清濁髙下葢黄鍾之管九寸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止四寸七分而已以此節五音則長者重濁而舒遲短者輕清而剽疾也輯録陳氏曰歌永言者言之不足而永歌之也聲依永者五聲依傍於永言之歌而見也律和聲者又以十二律而和此五聲也朱子曰詩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詩也

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詩出乎志者也詩者其本而樂者其末也又云五聲所屬宮土音商金音角木音徵火音羽水音故宮絃用八十一絲商絃用七十二絲角絃用六十四絲徵絃用五十四絲羽絃用四十八絲以數之多少為尊卑故曰宮商角徵羽是以有清濁高下之音如此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此一條見教人之道以樂為本而作樂之道以詩為本朱子引之以明詩之用輯錄朱子曰金鐘鎛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管簫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鼗鼓也木柷敔也蔡氏曰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叶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

奏之朝廷郊廟而神人以和

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說見大序

以六德爲之本

中和祗庸孝友 輯錄此六者本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方樂德教國子而言也輔氏曰中和性情之正也祗敬庸常又所以存守其中和而孝友則爲仁之本根也

以六律爲之音

六律謂黃鐘至無射六陽律也大呂至應鐘爲六陰

律與之相間故曰六間又曰六呂輯錄周禮六陰律為六同不言六陰律者陽統陰也其為教之本末猶舜之意也德立於中為之本律和於外謂之末太師以詩為教而必本諸六德猶后夔以樂為教而全其直寬剛簡四德也朱子引之亦以明詩之用也

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以觀民風成周時也而邶鄘以下无正風焉意當時未或有之但善可為法者无過二南矣十二國經有正變詩有不必存也至若變風中有美者則又可喜而不容删去矣詩足以觀民風則可因其俗而施政教朱子引之亦以明詩之用也 以上三條見上之人所以用詩者如此自唐虞而成周由朝廷而天下

則三條次第當然輯錄鄭氏曰五年者虞夏殷之制也周則十二年一巡狩見前序

論語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前漢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王官失業謂天子之樂官不能掌其樂也孔子論而定之故其言如此輯錄朱子曰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是時周禮在魯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史記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孔穎達曰按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

馬遷之言未可信也愚按三百五篇其間亦未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為鑑戒耳孔子自言其正樂如此朱子引之以見聖人論定之功蓋禮記所言乃成周時詩此條以後則自三百五篇言之矣輯錄程子曰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殷之世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益文人之怨樂必形于言政之美惡必有刺美至夫子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可以垂世立教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弟子記孔子雅素之言如此朱子引之以見詩為教人之常法輯錄朱子曰雅常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

○嘗獨立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孔子之教伯魚如此朱子引之以見詩爲學之先務輯錄朱子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輔氏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理通達其爲教温柔敦厚使人不狡不詐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所壅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所以能言也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人情其言易曉而諷詠之間優柔浸漬又有以感人而入于其心故誦而習焉則其或邪或

正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志意油然興起於善而自不能已也孔子本言為學成功之序而此一節言學之有得於詩者如此朱子引之以見學詩之效驗輯錄游氏曰學詩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如觀天保之詩則君臣之義修矣觀棠棣之詩則兄弟之愛篤矣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關雎鵲巢之風則夫婦之經正矣昔王裒有至性而弟子至於廢講蓼莪則詩之興發善心於此可見矣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輯錄朱子曰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孔子勉人學詩如此朱子引之既足以見詩之用又足以見詩為

學之先務輯錄語錄問詩可以觀論語集註考見得失是自己得失否曰是考見事迹之得失因以警自已之得失又問可以怨集註云怨而不怒是如何曰詩人怨詞委曲柔順不恁地增釋輔氏曰論語之論及詩者多矣而惟此章為備反覆周悉無一或遺學者苟於此而盡心焉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為善不懈有以考見其得失而於事無惑和而不流則得羣居之道怨而不怒則盡人情之微以至事父事君則於人倫之際各盡其道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可以為博物洽聞之君子也矣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輯錄如正風雅頌等詩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輯錄如變風等詩極有不好者其用歸於使

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輯錄情性是貼思正是貼無邪思無邪是心正意誠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而言則未有若思無邪之切者輯錄黃氏曰直指非微婉全體非一事就人心之思而言其無邪故曰直指全體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孔子舉詩中之一句以蓋三百篇之義朱子引之以明學詩之要輯錄思無邪者非謂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亦謂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而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為警懼懲創之資也大序所謂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者是則不能無病也

南容三去聲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去聲之

白圭大雅抑之五章也學者有得於詩之一節亦聖人所取朱子引之以明詩之用但綱領所載皆論三百篇之全體如關雎樂而不淫與女為周南二章皆不與故輔氏以為此條當去今從之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學詩者不能推而用之則學之雖博亦非聖人所取朱子引之亦以明詩之用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樂音洛好去聲

子貢蓋自謂能無諂無驕者輯錄朱子曰子貢姓端木名賜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故以二者質之夫子夫子以為二者特隨處用力而免於顯過耳諂與驕在外而可見故曰顯過故但以為可蓋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又言必其理義渾然全體貫徹貧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富則安處善樂循理而不自知其富然後乃可為至爾樂與好禮是聖人之正矣輯錄輔氏曰心廣體胖者指其樂之之象安處善樂循理者論其好禮之實通釋曰隨貧富而用力自守則不能全體貫

徹也無諂無驕免於顯過則不能理義渾然也是蓋為貧富而自守囿於貧富之中者也彼樂與好禮者則中禮義渾然根於其心流行發見於日用之間其貧也但知自樂而不知今之為貧其富也但知好禮而不知今之為富所謂全體貫徹也是其自始至終此心之理不為貧富而增損存亡乃超乎貧富之外者也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復（浮去聲）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治之之功不已而益精也子貢因夫子告以無諂無驕不如樂與好禮而知凡學之不可少得

而自足必當因其所至而益加勉焉故引此詩以明之輯錄朱子曰子貢舉詩之意不是專以此爲貧而樂富而好禮底工夫蓋見得一切事皆合如此不可安於小成而不自勉也

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此章因論處貧富之道而知其爲學之皆然是子貢善於學詩如此朱子引之以明學詩之法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為飾故問之

子曰繪事後素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是也盖先以粉地為質而後可施以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以文飾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

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此章因論詩而知文質之先後又為學之本末見子夏善於學詩如此朱子引之亦以明學詩之法為學詩者不可泥於章句而不知言外之意也惻條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此所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是也夫子皆言始可與言詩已矣是亦進而教之之道也通釋曰此引論語言詩凡十章而皆不仍其先後之次朱子於此得無意乎切以淺見推之雅頌各得其所一章首明三百篇之定體也詩體之音節既定則可學矣故次兩章記夫子常以詩為教也既學則必有成效如所謂興觀群怨之類是也故以此二章次之然學貴乎知要善讀詩而有

得雖思無邪之一言白圭之一章用之有餘不善者雖三百其篇而無用也故此三章又次之若子貢子夏之問答又皆得詩人意外意者故以此二章終焉但未知朱子之意然否

咸丘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程子曰舉一字是文成句是辭愚謂意謂己意志謂詩人之志逆迎之也其至否遲速不敢自必而聽於彼也

此言說詩當求大意而不當泥於文辭朱子引之以明說詩之法輯錄朱子曰普徧也率循也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蓋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而無遺種矣惟以意迎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又曰逆是說詩要以意逆志是爲得之逆者等待之意謂如前途等待一人未來時且須耐心等待自有來時候也未來其心急切又要進前尋求却不是以意逆志是以意捉志也如此只是牽率古人言語入自家意之

中來終無益張子曰知詩莫如孟子以意逆志讀詩之法也

程子曰顥字伯淳頤字正叔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美刺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後學豈能興起乎此言詩之為詩自然感人情性如此而詩學之興廢乃善心興起與否之由也朱子引之以明學詩之效○又曰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此言

學詩而得其道則自可見詩之能感乎人朱子引之亦以明學詩之效輯錄輔氏曰讀詩者吟詠其情性使人意沉浸紆快於道德之中有所慕樂而動盪鼓舞之直與曾點浴沂風雩之氣象一般方能有益○又

曰學者不可不看詩便使人長一格此專勉人學詩朱子引之既足以見學詩之功效又足以見詩為為學之先務輯錄輔氏曰讀詩則能興起自家本然之情性自然便使人長進得一格格猶樣也○以上三條又見詩之功用如此

張子曰名載字子厚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詠從容則忽不自知而自解頤矣若以文害辭以辭害志則幾何而不為高叟之固哉此一條亦言學詩之法輯錄從容節緩貌解頤笑也語出匡衡傳

○又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盖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此一條亦言學詩之法輯錄葉氏曰詩人情性溫厚而無刻薄平易而無艱險老成而無輕躁若以崎嶇狹隘之心安能見得詩人寬平廣大之意

○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此一條亦言學詩之法也輯錄橫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然解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却不平易黃氏曰橫渠數說此知味之學觀詩之法也

上蔡謝氏曰名良佐字顯道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咏

以得之

愚按六義之説見於周禮大序其辨甚明其用可識而自鄭氏以來諸儒相襲（輯錄襲因也纂緒曰襲）不惟不能知其所用反引異説而汨陳之（輯錄汨音骨亂也）惟謝氏此説為庶幾得其用耳（此一條亦言學詩之法輯錄所謂讀之百遍其義自見之意）

古詩即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興起處只為泥（並去聲為緣也泥滞也）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説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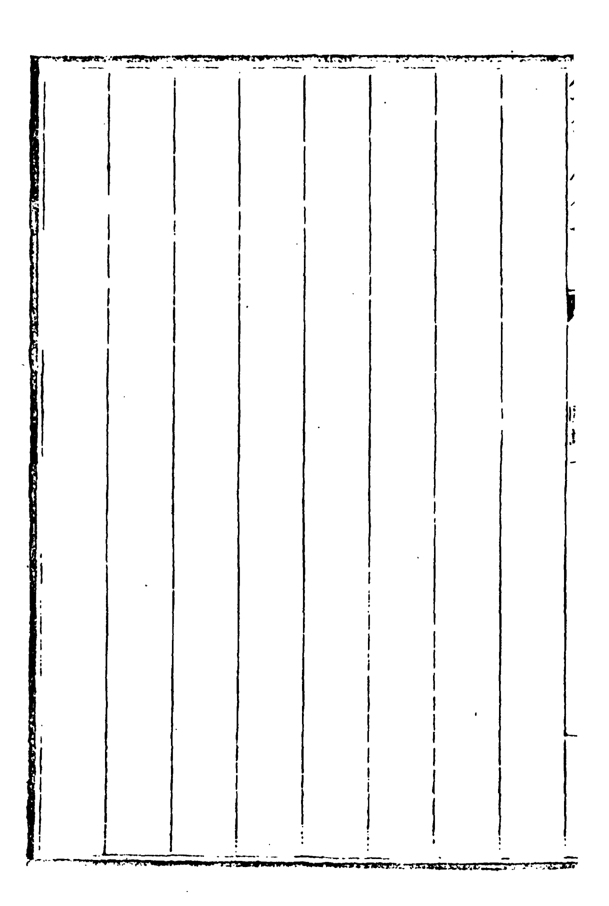
處如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輯錄輔氏曰思之切而不歸于正便入哀傷淫佚去也○又曰明道先生談詩並不曾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平聲掇都括反地念過便教人省悟教平聲○此一條亦言學詩之法○以上四條皆教人平心易氣以求詩不可艱險膠固穿鑿而附會之也與孟子說比山意同朱子引之以破漢唐諸儒說詩之陋輯錄葉氏曰點掇猶沾綴拈掇也陳氏曰烝民詩首四句孔子只就中添四字滄浪之歌只掇兩斯字曾不辭費而意味無窮明道說詩正得此意

詩經疏義會通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疏義會通　　　　元　朱公遷　撰

圖說上



詩經大全圖

思無邪圖

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夫子讀詩至此而有

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摘句云爾

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

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 情性是貼思

言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正是貼無邪

四始圖

關雎 鹿鳴 文王 清廟

爲

風 小雅 大雅 頌

始

朱子曰詩之所以爲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者正謂此也

正變風雅之圖

正風　周南召南　二十五篇

變風　邶至豳十三國　一百三十五篇

正小雅　鹿鳴至菁莪　二十二篇

變小雅　六月至何草不黃　五十八篇

正大雅　文王至卷阿　一十八篇

變大雅　民勞至召旻　一十三篇

朱子曰先儒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其可疑者則具於本篇云

二南為正風所以用之閨門鄉黨邦國而化天下也十三國為變風則亦領在樂官以時存肄觀省而垂鑒戒耳正小雅燕饗之樂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故或歡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齋莊以發先王之德詞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其次序時世則有不可考者矣

詩有六

三經　三緯

風　雅　頌　賦　比　興

十五國風

風者如物因風之動以有聲而其聲又足以動物也

大小二雅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

周商魯三頌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

語錄云直指其名直敘其事者賦也

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

語錄引物為說者比也

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兎罝之類

語錄本要言其事而虛用兩句鉤起因而接續去者興也

六義三經三緯

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風雅頌樂部分之名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　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詠以得之矣

語錄風雅頌乃是樂中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大抵風是民庶所作雅是朝廷之詩頌是宗廟之詩　三經是風雅頌是做詩底骨子賦比興却是裏面橫串底故謂之三緯

賦比興兼義之圖

賦而比　小弁八章

賦而興　野有蔓草　黍離　氓六章　溱洧　小弁七章

比而興　下泉　氓三章　綠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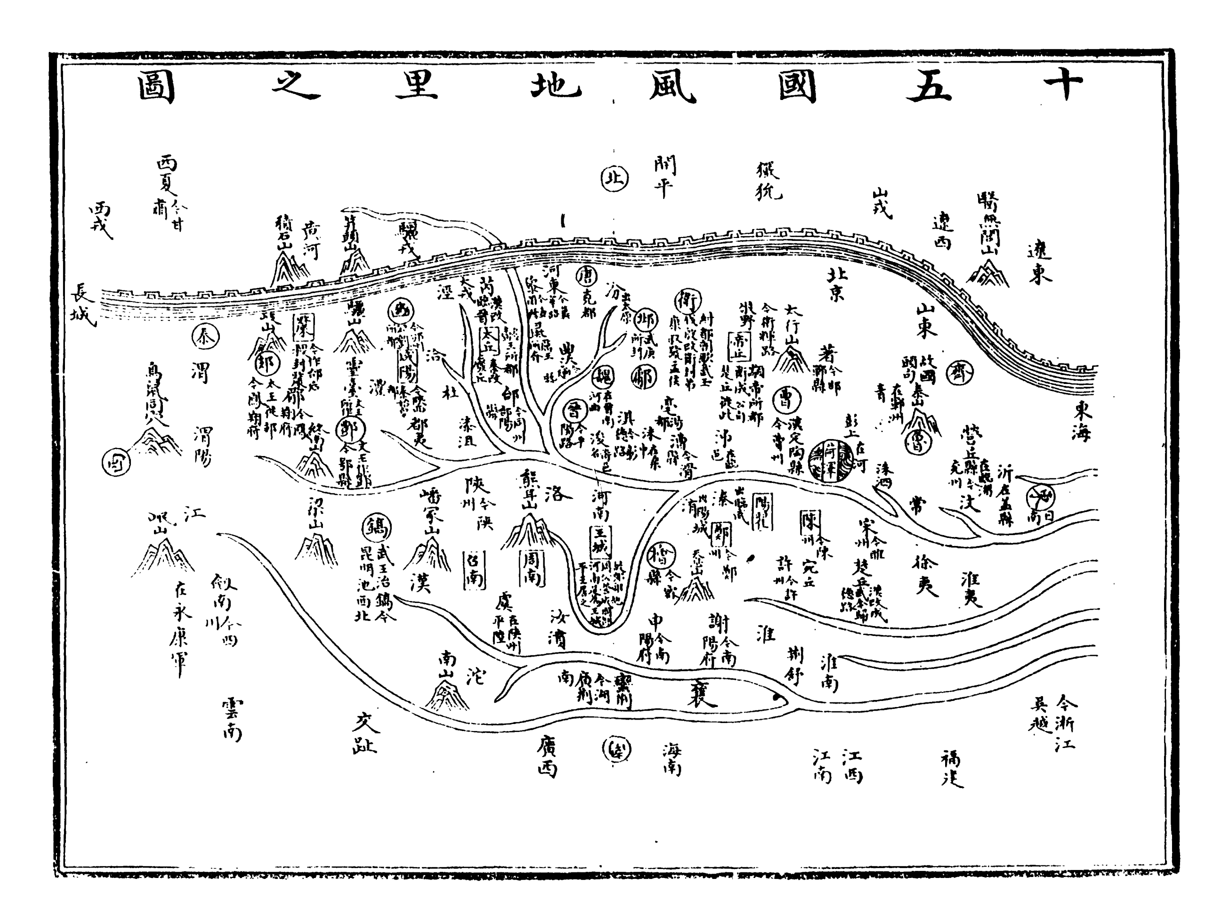
興而比　關雎　漢廣　椒聊　巧言四章

賦而興　頍弁

賦其事以起興　泮水首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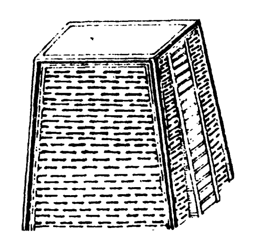
比興之中螽斯專於比而綠衣兼於興兔罝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者學者亦不可以不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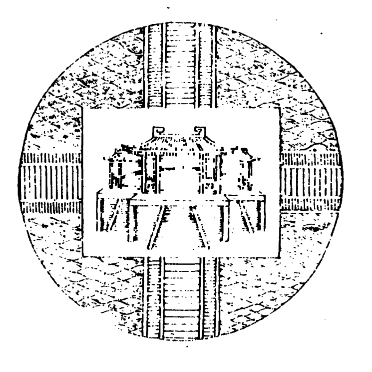
語錄說出那箇物事來是興不說出那箇物事來是比如南有喬木只是說漢之有游女奕奕清廟君子作之只是說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關雎亦然皆是興體比體只是從頭比下來不說破興比相近却不同



十五國風地里之圖
北
長城
西戎
西夏
黃河
積石山
山戎
醫無閭山
遼西
遼東
北京
山東
太行山
泰山
齊
魯
衛
唐
魏
鄭
陳
曹
檜
秦
豳
王城
河南
周南
召南
熊耳山
嶓冢山
洛
渭
汾
陝
漢
淮
江
襄
徐夷
淮夷
南山
東海
交趾
雲南
廣西
海南
江南
江西
福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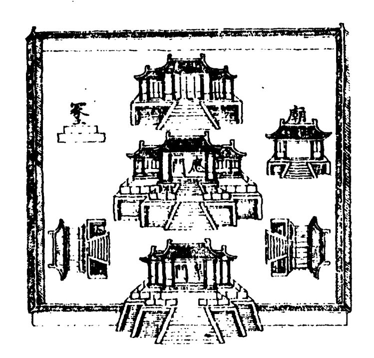
靈臺辟廱之圖





靈臺文王所作所以望氛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
辟廱辟壁通廱澤也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
丘如壁以節觀者故曰辟廱
朱子初解曰張子云辟廱古無此名則其制蓋始於此
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

皐門應門圖



太王遷岐胥宇築室作廟立臯門應門立冢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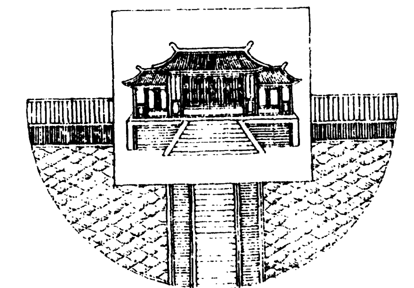
古公亶父後追稱太王王之郭門曰臯門王之正門曰

應門太王之時未有制度作二門如此及周有天下遂

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



泮宮圖



泮水泮宫之水諸侯之學鄉射之宫謂之泮宫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壁以其半於辟廱故曰泮水而宫亦以名也

大東總星之圖

南
牽牛
箕
日出
啓明
朝見
織女
東
天漢
日入
長庚
夕見
西
畢
斗柄
北

織女天女也牽牛服駕也啓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啓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兎之畢也箕斗二宿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

七月流火之圖



火大火心星也以六月之昏加於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

火伏於九月至十月昏旦並不見唯冬至後旦中至正二三四皆見旦後也

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注云旦中而寒退昏中而暑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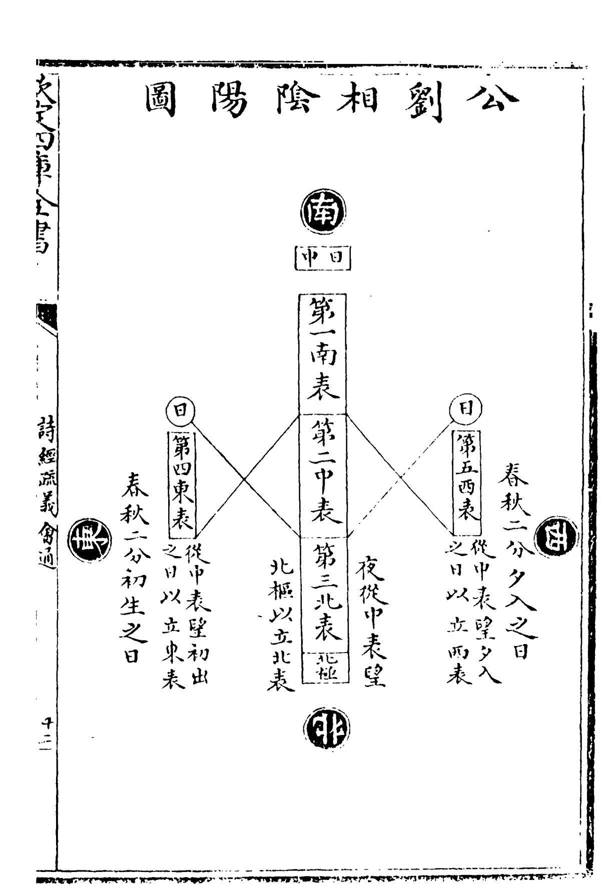
楚丘定之方中圖

定之方中作于楚宫

揆之以日作于楚室

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夏正十月也建亥月小雪中氣之時於是時可以營制宫室故謂之營室衛為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宫室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

公劉相陰陽圖


南
日中
第一南表
第二中表
第三北表
北極
北
日
第四東表
日
第五西表
東
西
春秋二分夕入之日
從中表望夕入之日以立西表
夜從中表望
北極以立北表
從中表望初出之日以立東表
春秋二分初生之日

經云既景乃岡又云相其陰陽度其夕陽傳云景測日景以正四方也相視也陰陽向背寒暖之宜也山西曰夕陽嚴氏曰豳在梁山西公劉相此夕陽地以建豳居也今得西山真先生儒家武庫所著公劉相陰陽圖謹按其式作圖如上以備讀詩者考焉

謹按朱子集傳所載王氏總論七月之義段分布為圖

仰觀寒暑霜露之變 俯察昆蟲草木之化 以知天時以受民事 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 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 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 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

豳

一之日 觱發 于貉 取彼狐狸 為公子裘

公

二之日 栗烈 鑿冰沖沖 其同 載纘武功 言私其豵 獻豣于公

三之日 納于凌陰 于耜

七

四之日 舉趾 同我婦子 饁彼南畝 其蚤獻羔 祭韭

月

四月 秀葽

春日載陽 有鳴倉庚 春日遲遲

蠶月條桑 女執懿筐 求柔桑 采蘩祁祁 取彼斧斨 以伐遠揚

風化之圖

五月 鳴蜩 斯螽動股

六月 莎雞振羽 食鬱及薁

七月 流火 鳴鵙在野 食瓜 烹葵及菽

八月 萑葦 在宇 載績 載玄載黃 其穫 我朱孔陽 為公子裳 斷壺 剝棗

九月 肅霜 在戶 授衣 築場圃 叔苴 采荼薪樗 食我農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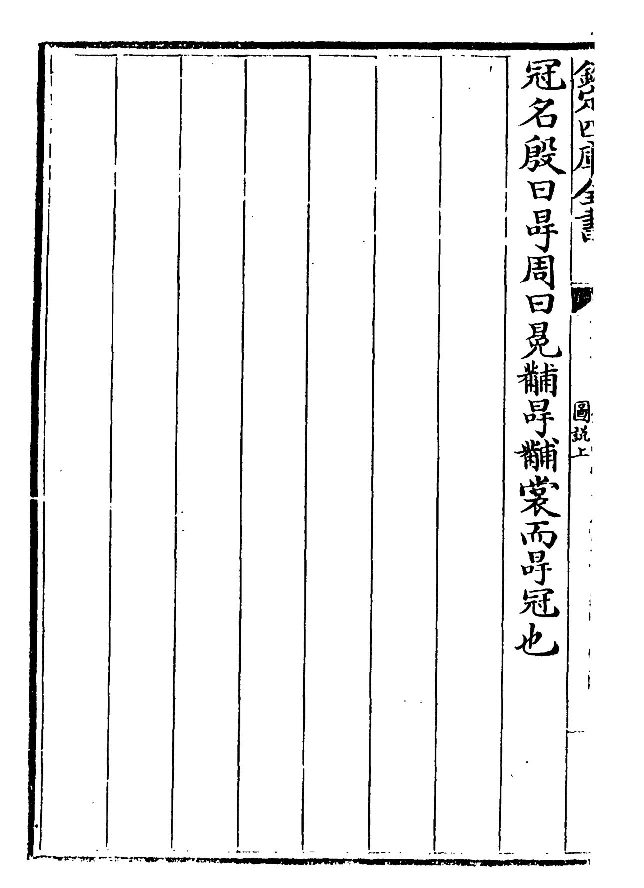
十月 隕蘀 蟋蟀入我牀下 滌場 穹窒熏鼠 塞向墐戶 穫稻 納禾稼 嗟我農夫我稼既同 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 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一之日謂一陽之月二之日謂二陽之月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餘放此　張氏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為斷曹氏曰公劉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也　謹按詩中載一歲事獨缺三月嘗觀二章春日載陽至公子同歸及三章蠶月條桑至猗彼女桑並不言何月令摘其辭布於二月四月之間非敢遽以為三月也特以備見豳風春日之事焉爾

冠服圖

文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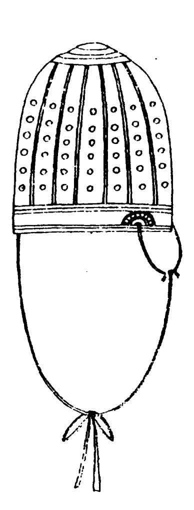
冔



冠名殷曰冔周曰冕黼冔黼裳而冔冠也

淇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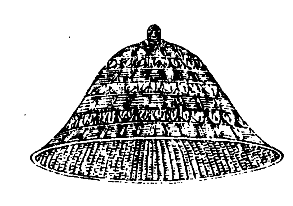
弁



會弁如星會縫中也王之皮弁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武公諸侯則玉用三采

都人士

臺笠



臺夫須也即莎草也古注謂以夫須皮為笠所以禦暑禦雨

緇撮

都人士

緇布冠也撮者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古注云太古冠

衣裳圖

九罭

衮衣

繪龍山華蟲火宗彞五章天子之龍一升一降上公但有降龍龍一首卷然故謂之衮

羔裘豹飾

唐羔裘

君純羔大夫以豹飾袪褎袪褎皆袂也然袪大而袂袖

小

狐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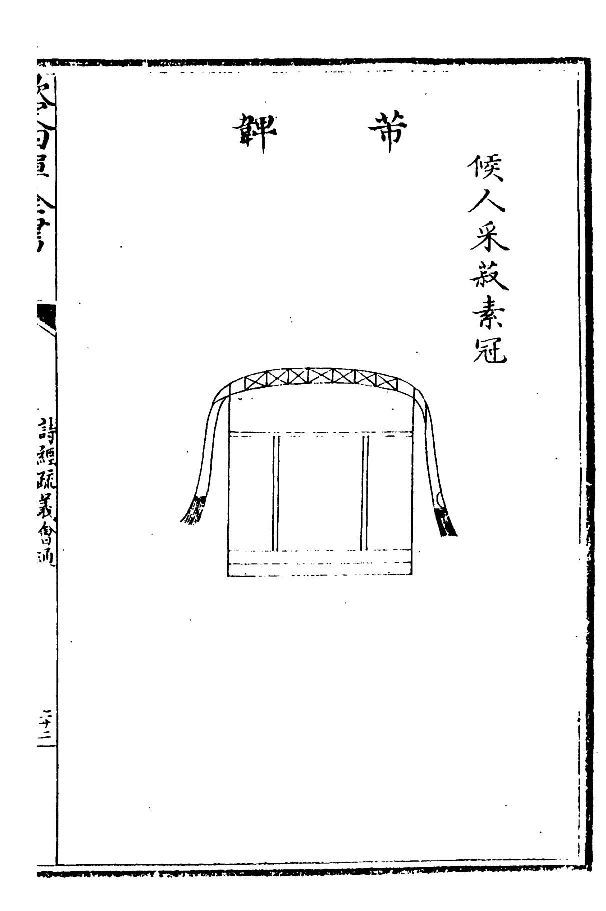
檜羔裘

錦衣狐裘朝天子之服蘇氏曰此狐裘狐白裘也

繡裳

九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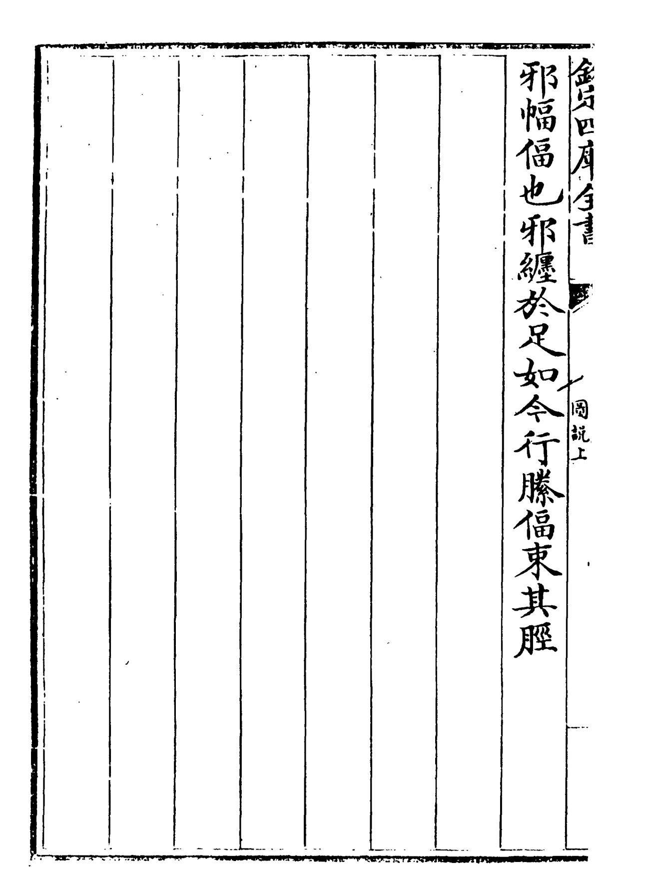
五色備謂之繡前三幅後四幅繡以藻粉米黼黻四章


芾韠
候人采菽素冠

芾太古蔽膝之象字當作韍古字通用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為之

采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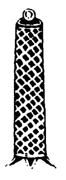
邪幅



邪幅偪也邪纏於足如今行縢偪束其脛

君子偕老

瑱



正義注云瑱塞耳也充耳是已天子以玉諸侯以石充耳以紞懸瑱當耳也紞用絲線織之天子諸侯五色臣三色君子偕老篇瑱言夫人服飾

佩用之圖

女曰雞鳴

雜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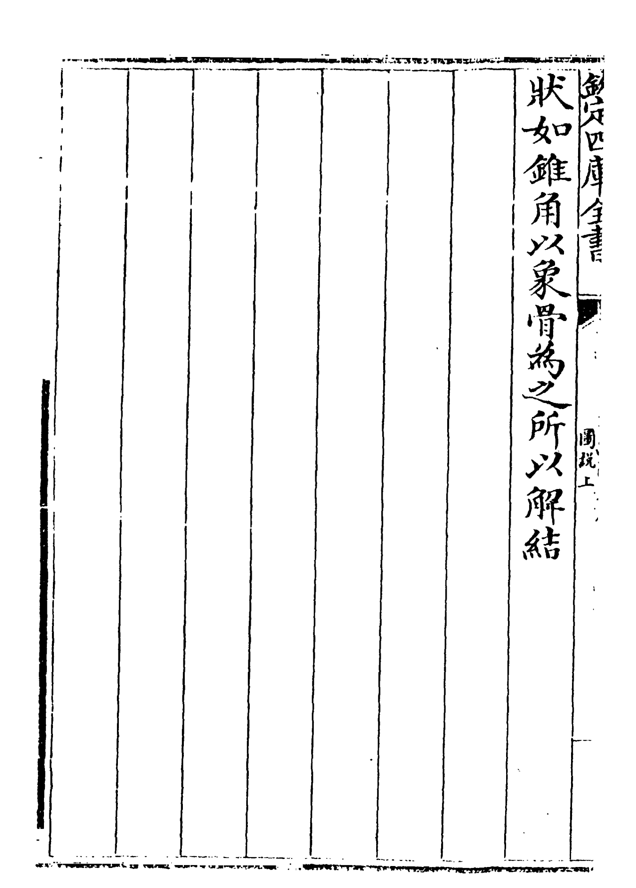
琚 瑀 琚

璜 衝牙 璜

雜佩者左右佩玉也上横曰珩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瑀末懸衝牙兩旁組各懸琚璜又兩組交貫於瑀上繫珩下繫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

芄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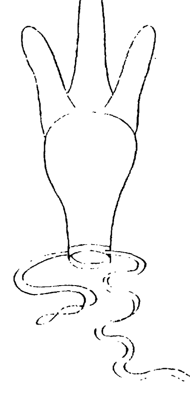
觽



狀如錐角以象骨為之所以解結

韘

芄蘭



古注云韘沓也以朱韋為之射以彄沓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以遂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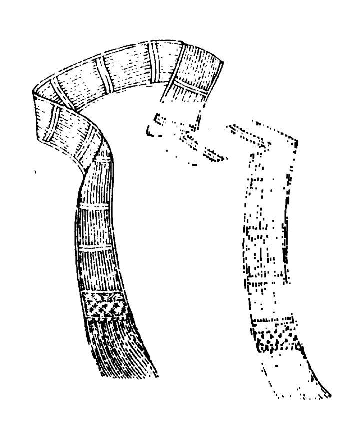
縭

東山

爾雅云婦人之褘謂之縭孫氏云褘悅巾也故集傳曰婦人之褘母戒女而為之施衿結悅也

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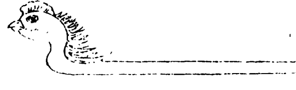
野有死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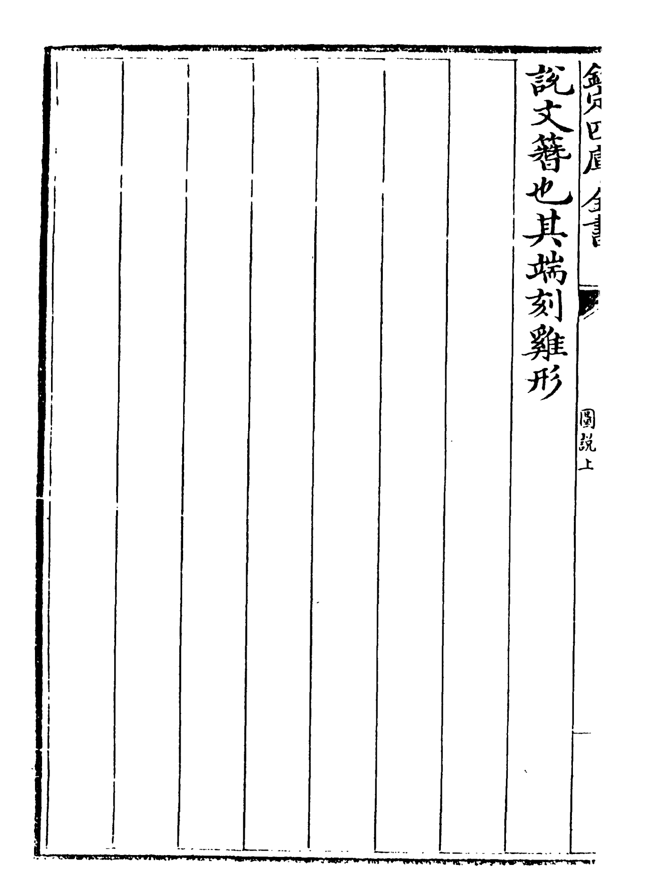
禮記婦事舅姑左佩紛帨注紛帨拭手之巾也

笄

君子偕老







說文簪也其端刻雞形

君子偕老

揥

揥所以摘髮以象骨為之若今之篦兒